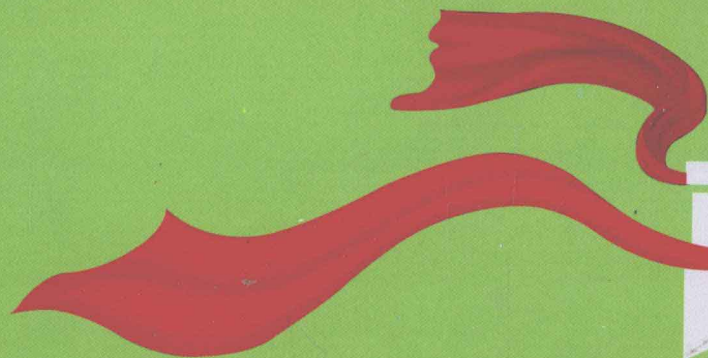


昆仑雄狮保边疆系列
KUNLUN XIONGSHI BAOBIAN JIANG XILIE



BAIYANG GAO GAODE 高鼻的白杨

李广智 郭天成 徐良华 唐传林 著

这是一名伊犁土著，身高八尺，头大脸宽，肉厚身沉，高鼻浓须。他需要自己生火做饭，房子也就独独一小间，干打土垒。哨弁对他的军服非常爱惜，下哨之后，必定打叠整齐，而只着内衣操持饭菜。上哨之前再穿戴整齐，昂首阔步，威风凛凛，其身高丝毫不亚于人高马大的俄方士兵。

这应该是伊犁方向最早的守卡士兵，他的后来者一直想给他塑一座雕像，但至今未能成功。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昆仑雄狮保边疆
丛书



高高的白杨

李广智 主编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高的白杨/李广智等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009.1 (2011.1 重印)

ISBN 978-7-80744-542-5

I. 高… II. 李…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1511 号

责任编辑: 刘 振 杜雪巍

封面设计: 钟灵工作室

装帧设计: 东方视点

摄 影: 阿 丑 韩拴柱 刘 振

高高的白杨

著 者: 李广智 郭天成 徐良华 唐传林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北路 1085 号
邮 编: 830000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9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4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44-542-5
定 价: 19.80 元



·
·
·
·

高
高
的
白
杨
·
目
录



目 录

天马叩穹庐	李广智
半个羊粪蛋儿	(1)
骗马匠之死	(5)
半家户之恋	(9)
国门二汪	(14)
口岸净地	(19)
九公里山河	(23)
哈萨克牧人吐尔逊	(29)
虎帐夜谈兵	(34)
大漠丰碑	徐良华 唐传林
历史的选择	(38)
窗口,透视着新疆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	(39)
渴望的眼睛	(40)
澳方专家的疑虑	(43)
金城点兵	(44)
大漠蒙面汉	(46)
黑山嘴攻坚	(50)





勇士	(54)
火焰山的叙说	(59)
沉默的峡谷	(65)
雪漫达坂城	(70)
一场电影的故事	(73)
一个卫生员眼中的镜头	(74)
不欢的宴席	(76)
“双拥”谱新篇	(78)

高高的白杨	郭天成
-------------	-----

握手,以小白杨的名义	(87)
一个似曾相识的传说	(91)
将军与哨所	(100)
古稀老人的心愿	(107)
白杨精神传天下	(113)
对一种濒危植物的博爱	(121)
英雄对和平的解读	(128)
女民兵的逝去与永存	(135)
玫瑰花开小白杨	(142)
兵说兵事	(150)





.....

高高白白

杨



天马叩穹庐

李广智

半个羊粪蛋儿

金秋十月，月挂天山。

我与“西凉太守”——伊犁军分区政委练超峰，甘肃凉州人氏，其职务与古时太守相近，朋友知根，故有此戏称——凭窗对饮，已至微醺，正是坦言豪语迭出之际。“西凉太守”倾斜了那“英雄本色”的伊犁老窖，问我，伊犁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是军事要地，你是军人，到这里来来往往也有不少趟了，怎么就没留下一点军营文字？你的军人的良心岂不是大大地坏了！

我说此系天意，非关人力，我确实不知道我能够写些什么。

“西凉太守”不无讥讽地说，你是写过昆仑山的江海之士呀，而对小的浅的短的和近的，浏览一下就会拂袖而去的。居高临下，写作冲动从何而来。不过，小的并不是不好，有一个小地方，只有九公里，驾驶员一踩油门，一眨眼工夫也就过去了。小则小矣，但新疆百年之大事，都跟它联系在一起。我倾数十年之功去靠近它，也还不能说就了解了它，你难道就能够无动于衷？



·
·
·
·
·

昆
仑
雄
狮
保
边
疆



宣誓

我有点脸热心动，连声追问。

“西凉太守”却有点从容不迫了。他说你先别急着问这是个什么地方。“乌孙故国何处寻，牧人遥指伊犁水”。伊犁历史上古老的乌孙民族肯定与这个地方有关系，西汉时期的细君公主、解忧公主以及冯嫫夫人肯定也在这个地方纵马驰骋过。还有元代，成吉思汗统领的西征大军，也是在凿通伊犁河谷的果子沟之后，在这里安营扎寨，休整月余之后方才出征中亚的。

这话可能有点说远了。“西凉太守”收住了话题，直白地说吧，这个地方原本就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一个驿站，清代伊犁索伦营驻防的一个卡伦。清同治年间，中俄划界，这个地方成为边境哨卡，旧称尼堪卡伦。

《新疆图志》记载：“尼堪卡伦，在河之东岸，驻稽查委员一，镇守哨弁。西岸属俄，有俄长。”稽查委员属于官，不可能上岗守卡子。代表我们国家形象的，实际上也就是一名哨弁。



⋮

高

高

的

白

杨

★

★

★

★

★

这是一名伊犁土著，身高八尺，头大脸宽，肉厚身沉，高鼻浓须。他需要自己生火做饭，房子也就独独一小间，干打土垒。哨弁对他的军服非常爱惜，下哨之后，必定打叠整齐，而只着内衣操持饭菜。上哨之前再穿戴整齐，昂首阔步，威风凛凛，其身高丝毫不亚于人高马大的俄方士兵。

这应该是伊犁方向最早的守卡士兵，他的后来者一直想给他塑一座雕像，但至今未能成功。

九公里山河之所以值得一记，还因为它与 1881 年沙皇俄国强迫我国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联系在一起。

它其实是一条小河，河的西岸，原本都是我们中国的土地，但因为有了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我们也就有了割地之辱。条约以河为界，河西七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一夜之间变成了俄国的土地。

于是，驻防此地的索伦营官兵自然也分成“归”、“留”两部。人随地归是国际惯例，留下的人则仅仅是为了保全祖坟。

割地之时，大营内哭声四起，断臂长啸之人不绝。这中间，有不少锡伯族的后裔，他们朝东长跪，折箭为誓，要等候清廷收回失地的那一天。时至今日，这九公里的土地上每年都有来自对方的寻根者。边界把国家分开，又将国家联接。你说这地方特别不特别？

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说的这个地方虽小，但却妙不可言，就季节而言就有了这样的句子。

冬日雪原莽莽走马架鹰，
正月万象更新酒香醉人；
三月冰消雪开候鸟竞归，





四月雁排长空百花吐蕊；
五月沙枣溢芳苍杉林海，
六月大地织锦牧群如云；
七月绿肥红瘦赛马叼羊，
八月瓜果满市招待嘉宾；
九月人忙仓满牛羊肥壮，
十月草黄树红女嫁男婚。



·
·
·
·

昆
仑
雄
狮
保
边
疆



你说这样的地方美还是不美？

我早有点按捺不住。我说“太守”你就别卖关子了，你就说这是什么地方吧？

“西凉太守”却还是不紧不慢，他说要说清这个小地方的名称可就太复杂了。伊犁地名是有专门的学问的，按语种可分为突厥语、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锡伯语和汉语等；按自然实体和部落分布又可分离出山体、水文、平原、草场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水体通名的复合类型。这门学问几乎把伊犁大大小小的地名都涉及到了，但是惟独绕过了我说的这个九公里的小地方。这是什么原因呢？倒是一对蒙古族夫妇不讳俗语粗词，他们说，霍尔果斯，在我们蒙古语中就是“羊粪蛋儿”的意思嘛！

我哑然失笑。我说，闹了半天不就是霍尔果斯嘛，你也太能忽悠了。

“西凉太守”却一脸严肃，说是你别笑，羊粪蛋儿是有点不雅，但敢于用羊粪蛋儿称名，必定有它的道理。而且，作为“羊粪蛋儿”的霍尔果斯，不是一般的地名，而是封王称汗的一个国家。史料证明，元朝成吉思汗第七世孙秃黑鲁帖木儿汗就是在这里封王称雄。那时，河流两岸都是他的牧场，牧场上水





·
·
·
·
·

高
高
的

白
杨



草肥美牛羊如云，当然也就羊粪遍地了，羊粪遍地的牧场你就想象有多么肥沃吧。封王称汗的秃黑鲁帖木儿汗不认为羊粪蛋儿有什么不好，所以就称他的领地为“霍尔果斯”。

这个大有意思很值得一写的地方，就是霍尔果斯边防连。

我顿时严肃起来，历史感和民族自尊心心底升腾而起。我说，只可惜是半个羊粪蛋儿，那半个叫人家抢走了。

“西凉太守”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知道吗？在那边，无论是地名还是河，也还是叫霍尔果斯。想想看，只剩下半个了，难道还不该珍惜吗？

我使劲地点了点头。这样，大雪飘飘之时，正月闹春之际，我就站在了成吉思汗后世子孙的陵墓前。它就在霍尔果斯河一侧，墓呈穹隆式，一大一小，哥哥妹妹，琉璃砖砌，紫蓝白色，有门可通向天台和阁楼，庄严而又肃穆。叫人忍不住发出思古之幽情。

骗马匠之死

1995年夏天，霍尔果斯热得出奇，蚊虫之多为数十年所少有。

斯时，哈萨克斯坦国家马戏团自霍尔果斯口岸入境来中国演出，马匹动物太多，检疫最少得在两天以上，口岸检疫局只好将其置于隔离场地，霍尔果斯边防连副指导员陈风华率五名战士担任警戒。他们身背水壶，手握钢枪，仪表端庄，不卑不亢。

其时，陈风华也只是二十出头的年纪，个头不高，体质也显得单薄，哈方人员便很不以为然。驯马员阿连科夫者，身材魁梧且自视高贵，言谈之中，别有用意地对陈风华说：



“我最爱吃海参崴的鱼，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陈风华很严肃地回答：“提起海参崴，我不能不想到一个国家对别国领土的占领，您难道不认为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吗？”

“不，不是占领，是开发。”阿连科夫没有料到会引出这样的回答，“而且，历史地看，我们在开发的同时，还对贵国有所支持和帮助，不小的不可否认的帮助，难道不是这样吗？”

“是的，这不可否认。”陈风华平静地说，“对着马说马，我讲一个历史故事吧。大约是 1875 年的冬天吧，故事的中心人物就是你们所熟悉的也特别友好的阿古柏，他的习气就是喜欢骑没有骗过的凶猛异常的马。一次他去马号巡查，发现所有的马匹都已经被骗过了。于是，他将骗马的莎车人玉素甫叫进了营帐，问，您骗过多少马？怎么骗的？玉素甫回答说，陛下，小人很会骗马，截止到现在已经骗过两万多匹马，说着又详细地比划了各种骗马动作。完毕，阿古柏命其退出候令，而问身边的随从学会了没有。随从回答说如果陛下命令，小人在所不辞，一定能骗。阿古柏和颜悦色地说，那你就照方才那个人的动作，用他自己带来的工具把他也骗掉吧。于是，这个可怜的骗马匠就像骗一匹马一样被骗掉了，睾丸被掏了出来，鲜血淋漓，两天以后便悲惨地死去了。”故事讲完，陈风华略微停顿了一下，“对于这个惨无人道的阿古柏，贵国的支持和帮助确实是很有力的。而且，如果不是贵国的不间断帮忙，阿古柏政权的寿命一定不会有那么长。”

“不，不，这不是事实。”阿连科夫叫起来，“我们的国家绝对不会支持这样的人。”

陈风华不容置疑地说：“这是历史，而历史是抹杀不了的。”

阿连科夫张口结舌无法回答。





新疆与八个国家接壤，有着漫长的边境线。边防军人们常年累月地默默巡逻在国境线上。

但他不甘心，仅仅过去了几小时，他就又提出了一个挑衅性的问题：“你们中国修长城干什么？长城是你们的国界！”

陈风华马上反驳：“那么请问，他们苏联修红墙干什么？难道说红墙就是他们的国界吗？”

阿连科夫又一次成了哑巴。

陈风华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想修什么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可气的倒是有人在别人家的院子里盖房子，这无论如何是说过不去的。请问，我们中国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出生在什么地方？”

阿连科夫摇头。

陈风华说：“那么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您，李白就出生在巴尔喀什湖畔的碎叶城，那里的风景不错，阿连科夫先生想必经常光临，但我们是去不了的，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阿连科夫脸红的若蛋鸡一般，连连摆手说：“我不懂历史，



·
·
·
·
·

高

高

的

白

杨





咱们只谈现在好吗？”

陈凤华伸出了手去，说：“现在我们当然是友好邻邦了，不然，我们不会站到一起，你们的这一群演马戏的动物也就不可能踏上我们中国的土地。但是，国家的屈辱就是军人的屈辱，不懂得民族灾难屈辱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我们之所以牢记屈辱，就是为了不再受屈辱。”

阿连科夫点头如捣蒜，完全无话可说。

但事情并没有完。阿连科夫在衣袋掏东西时，也许是无心也许是故意，反正是将我国的一枚五分硬币掉在了马粪上，却没有捡起来的意思，而是以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情望了一下，掉头而去。

陈凤华把硬币捡起来，用水冲洗干净后，用洁白的新手绢擦干，很有礼貌地捧还给阿连科夫。

阿连科夫拿起来看了看，顺手一掷，说：“不就是五分钱吗，我不要了。”

说完转身就走。

但陈凤华的反应是激烈的，他炸雷般地大吼一声：“请你站住。”

阿连科夫惊而回头：“怎么啦？”

“请你把硬币捡起来！”

“我不要了，为什么要捡？”

“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币，又是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我们不能容忍有人蔑视它。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侮辱！”

“有这么严重吗？丢弃一枚硬币就是对一个国家的侮辱！”

“是的，硬币背面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必须捡起来，否则，中国的军人就有权拒绝你入境。”



：

昆仑雄狮保边疆





阿连科夫把硬币捡起来，果然看到了硬币背面的国徽，他有点吃惊地说：“没有想到，确实没有想到，中国的军人是这么忠于他的国家。”他拍了拍陈凤华的肩膀说：“佩服佩服，走，我请你去喝伏特加。”

陈凤华晃了晃水壶说：“谢谢！有这个就成。我们正在执勤，不能离开岗位。”

哈萨克斯坦国家马戏团在中国演出结束之后，再次通过霍尔果斯口岸离境，驯马员阿连科夫专程来到连队找到陈凤华，执意要请陈凤华吃饭，他掏出放在一方新手绢里的那枚五分硬币，说：“我要把这枚硬币带回去，告诉我们国家的人，中国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的军人也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军人，中国很强大，中国人很爱他们的国家，过去的历史永远也不会重演了。”

陈凤华与阿连科夫还是在午饭时间对饮了一番，四菜一汤，两瓶伏特加，中方买单。

半家户之恋

一站在霍尔果斯边防连的院子里，归乡侨民乌鲁呼班的心就揪紧了。

还是那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是那枚金光灿烂的国徽，还是那持枪肃立的边防战士，但他的心却一下子飞到了 35 年前那个寒冷的初春。35 年前，乌鲁呼班就是从这里涌过去的，好多人，叫骂着，呐喊着，挤垮了那座边境小木桥。边防战士手中拿着枪，但他们只是劝阻而没有开枪。他们在被围攻殴打的情况下也只是朝天鸣枪，一再地呼喊着“同胞们”。乌鲁呼班还有很多很多人就是从边防战士的身上踏过去而进入当时的



：

高

高

的

白

杨

★

★

★

★

★





.

昆仑雄狮保边疆



前方就是国境线，为了祖国的和平和人民的平安，我们一定要严阵以待。

苏联境内的。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性，今天也正好是4月22日，跟1962年4月22日那天一样，乍暖还寒，来自西西伯利亚的冷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吹。哨位上的战士，在乌鲁呼班看来，似乎就还是35年前哨位上的战士，红红的脸庞，不高的个头，怎么看都还是个孩子。

35年前，乌鲁呼班也是个孩子，在近十万边民大外逃的洪流中，他基本上什么都不懂。他只知道，前苏联在边界对面支了许多的帐篷，里面摆满了奶油面包，牛奶香肠，不要钱，随便吃，随便拿，想拿多少拿多少。而且，他也确实看到了对面开过来的一长溜的客车和卡车，当有人高喊着说这就是接他们过去的车时，乌鲁呼班就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他看到，不少的人在围攻守桥的边防战士，拉倒了旗杆，扯碎了五星红旗，冲上了霍尔果斯桥。

乌鲁呼班没有想到，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伊塔事件”。中苏





关系破裂以至发展到冰点下的对峙，就是从这次事件开始的。乌鲁呼班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前苏联的牛奶面包火腿香肠只是待客的，而他们只要一过去，很快就不是客人了。他们过去的人不少，但很快就被分散瓦解了，先是坐汽车，再是坐火车，再再又是汽车，等到了目的地，四周就全成了尚未开垦的荒野之地。

后来，乌鲁呼班长大了，也知道了当时前苏联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赫鲁晓夫所说过的那段话：一峰骆驼从莫斯科出发，一天走 50 俄里，要多少时间才能够走到中国的北京呢？还没有算出来吧，其实也没有必要算了，我们的骆驼还没有出发，中国人已经自己跑过来了，因为他们没有饭吃，几个人才穿一条裤子。这就是说，前苏联人是把他们当乞丐来对待的。他感到屈辱，也感到后悔，但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这一后悔就是 30 年。



保家卫国，靠的就是真本领



·
·
·

高

高

的

白

杨

